

●文化透视

环境问题与文明问题

[日]岸根卓郎

1. 环境问题与文明问题

人类四大文明曾一度繁荣的地方，现在都已变得森林消失或沙漠化。有史以来，文明在不断地吞食着绿洲。表现为：

“文明之前拥有森林，文明之后残留沙漠。”

这正意味着：“环境问题就是文明问题。”

东方国家是自然恩惠富裕的“森林之地”，自然环境多样、美丽。从这样富裕的自然环境（森林生态系）中，酝酿出人类与自然亲和、人类与自然共生的“森林哲学”，即自然亲和型、自然共生型自然观或物心一元论型自然观。以此为背景，在东方，滋生出“森林宗教”，即自然亲和型自然共生型宗教或物心一元论型宗教。从而成为“东方文明”的源流。相反，西方国家是缺少自然恩惠的“草原之地”或“沙漠之地”，自然条件苛刻。在这样贫乏的自然环境（自然沙漠）中，人类为了生存下去，不得不向自然掠夺资源，从而酝酿出“草原哲学”，即自然对抗型、自然支配型自然观或物心二元论型自然观。以此为背景，在西方，滋生出“草原宗教”，即自然对抗型、自然支配型宗教或物心二元论型宗教，从而成为“西方文明”的源流。

根据这种认识，从根本意义上说，自然破坏（环境问题）绝不应产生于自然亲和型、自然共生型的东方文明，相反，只能产生于自然对抗型、自然支配型的西方文明。显然，“环境问题就是文明问题”。

2. 环境问题与哲学宗教问题

在作为西方物质文明思想性背景的基督教中，神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“神→人类→自然”的顺序。神是超越万物（人类和自然）的超越神，所以，神与万物对抗呈二分化。因而，基督教可称作“物神二元论型宗教”。如此，在基督教中，从“万有在神论”立场出发，允许来自人类对自然的支配。根据是《创世纪》第三章十九节中写道：

“繁殖，增长，遍地撒布，统治地上所有的生物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成为今日基督教西方文明下的环境破坏原因之一。因此，在基督教自然观之下，自然破坏必然发生。

与此相对，在认为万物之中寄宿着佛性的佛教中，神（佛）及自然与人类在其根源上表现为同体，根据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，主张神与人类与自然共生之道。例如，在佛教中，正如“山川草木悉皆成佛”所表现的那样，可认为万物中存在佛性。为此，在佛教国家之一日本，直至明治文明开化，根本没有发生环境破坏。同样，在日本的神道中，也认为“万物中寄宿着灵魂”，站在这种物神一元论“自然信仰”（灵魂信仰）的立场上，把自然崇拜为“八百万神”，提倡与自然共生之道，因而，与环境破坏完全无缘。具体表现在，日本明治西方近代化之前，即使砍伐一棵树木，或是宰杀一羽飞禽，都得向神说明不得不那样做的理由，乞求神灵对获取树木和飞禽尊贵生命的宽恕。在佛教和神道自然观之下，就不可能发生自然破坏。

众所周知，世界自然观（哲学），大致可划分为下述四大类。即，

（1）认为自然中寄宿有神的自然观。即所谓“万物有灵论”（animism）。这一自然观是建立在东方“天人合一”思想上的自然观，代表性的有日本的神道和佛教、中国老庄的“无为自然观”等。

（2）认为自然永久地循环的自然观。即，在自然中找出周期的法则性，并对其加以利用。代表性的有西方的“数理自然观”。

（3）认为自然将客观地变化下去的自然观。即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观。根据这一自然观，“进化是包涵着进步要素之善”，代表性的有“科学自然观”。